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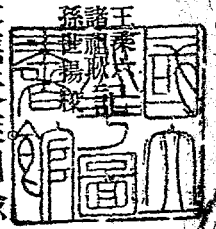
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第二期

小學略說 下

民國廿四年十月出版



小學略說



語言不憑虛而起。文字附語言而作。象形象聲。神旨攸寄。表德表業。因喻兼綜。是則研討文字。莫先審音。字音有韻。有紐。發聲曰紐。收聲曰韻。茲先述韻學大概。韻分古音。今音。可區別為五期。悉以經籍韻文為準。自堯典皋陶謨。以至周秦漢初為一期。漢武以後。至三國為一期。兩晉南北朝又為一期。隋唐至宋亦為一期。元後至清更成一期。泛論古音。大概六朝以前多為古音。今茲所謂古音。則指兩漢以前。泛論今音。可舉元明清三代。今則以隋唐為今音。此何以故。因今之韻書俱以廣韻為準。而言古音則當以詩經用韻為準故。



MG
H1
P
12

廣韻之先爲切韻。隋開皇初陸法言與劉臻等八人共論音韻。略記綱紀。後定爲切韻五卷。唐孫愐勒爲唐韻。至宋陳彭年等又增修爲廣韻。古今音之源流分合。悉具於是。

泛論古音有吳才老之韻補。雖界限凌亂。而能由廣韻以推詩經用韻分部。實由此起。至今音則每雜有方音。廣韻二百六韻。卽以平聲五十七韻加入聲三十四韻。亦有九十一韻。以音理論。口齒中能發者不過二十餘韻。何以廣韻多至此數。此因廣韻雖以長安音爲主。亦兼包各處方音。且又以古今沿革分韻故也。

漢人用韻甚簡。而六朝後漸繁。卽漢前人用韻亦比漢朝爲繁。如孔子贊易。老子著道德經。皆協韻成文。至漢人之詩。用韻尙謹嚴。賦已不甚謹嚴。

若焦氏易林。用韻益復隨意。他若太史公自序之叙目。及漢書之述贊。用韻更不嚴矣。宋鄭庠分古音爲六部。後人言鄭之分部。止合于漢人用韻。且亦僅合于易林述贊之類。不合于賦。更不合於詩。

顧亭林之唐韻正。古音表。析爲十部。律以漢詩用韻。未盡密合。江慎修改爲十三部。雖較爲繁密。仍嫌不足。戴東原聲類表分平聲十六韻。入聲九韻。平聲陰陽各半。而閉口韻有陽無陰。入聲僅係假設。所以實得十有六韻。古音至戴氏漸臻完密。段懋堂音韻表分十七部。孔巽軒詩聲類分十八部。王懷祖分二十一部。與鄭氏之說相較。相差甚遠。然王氏之二十一部。尙有可增可減之處。

自唐以來。以今音讀古之辭賦。一有不諧。便謂叶韻。陸德明見詩燕燕子

飛以南與音心爲韻。以爲古人韻緩。不煩改字。要知音心屬侵。南屬覃。音人尙不分部。陸氏生于陳時。已不甚明古音。自叶韻之說出。而古人正音漸晦。借叶之一字。以該千百字之變。天下豈有此易簡之理哉。清高宗作詩。至無韻可押。強以其字作他音協之。自古至今。他人斷無敢如此妄作者。明陳第言。凡今所稱協韻。皆卽古之本音。非隨意改讀。輾轉遷就。如母必讀米。馬必讀姥。京必讀疆。福必讀偁之類。歷考諸篇。悉截然不紊。且不獨詩經爲然。周秦人之韻文。無不皆然。且童謠及夢中歌謠。斷不至有意爲叶韻之事。若左昭二十五年傳載鸛鶴歌。野讀墅。馬讀姥。哀十七年傳。衛侯夢渾良夫被髮之呼。瓜音爲姑是也。自此說出。而韻學大明。清人皆信古本音之說。惟張成孫不信之。謂古人與我相隔二千年。不能起而與

之對語。吾人何由知其本音正讀如此乎。然以反切定韻。最爲有據。如等字一多肯切。一多改切。莽字一模朗切。一莫補切。等本與待相通借。多改切之等卽出于待。莫補切之莽。古書中不乏其例。離騷莽與序暮爲韻。又莽何羅卽馬何羅。（漢武帝時馬何羅與弟馬通謀反伏誅。通之後爲馬援。援女爲明德皇后。惡其先人叛逆。恥與同宗。改稱之曰莽何羅。）馬漢音讀姥。莽馬同聲。此古本音之極有憑證者也。

集韻所收古音。比廣韻爲多。經典釋文所無之字音。集韻時有之。如天一音他前切。一音鐵因切。馬一音莫下切。一音滿補切。下一音胡雅切。一音後五切。在唐以前之韻書都無此音。意者丁度等撰集韻時。已于詩經楚辭中悟得此理。故本音之說雖發自陳第。而廣韻集韻已作驪騮之開道。

是故求古韻。須知其音讀原本如此。非隨意改讀。牽強遷就。易詩老子楚辭如此。後漢六朝之韻文亦如此。

唐杜韓之詩有意摹古。未必悉合唐韻。杜詩于入聲韻每隨意用之。韓則有意用古。其用韻或別有所本。亦未可知。古代韻書今僅存一廣韻矣。魏晉六朝之韻書。如李登聲類。呂靜韻集。悉不可見。意者唐人摹古擬古諸作。乃就古人所用之韻而仿爲之。必非唐韻亦如此也。自天寶以後。聲音略有變動。白樂天用當時方音入詩。如琵琶行。以住部妬汚數度。故婦爲韻。上去不分。非古非今。此因晚唐長安之音。婦畝富等字皆轉入語。慶姥御遇暮諸韻。觀慧琳一切經音義可知。

唐韻分合。晚唐人已不甚知。宋人更不知之。宋人作詩入聲隨意混用。詞

則常以方音協之。北宋人詞侵覃與真寒不混。而南宋人詞則混用不分矣。須知侵覃閉口音。以半摩字收之。真寒不閉口。以半那字收之。今交廣人尙能分別。此其故當係金元入據中原之後。胡人發音不準。華人漸與同化而交廣僻在嶺南。尙能保存古音。今江河之域。三山二音不分。兩廣人聞之。必嗤爲訛音。而在唐時或已有此等讀法。是故唐人有嘲人語不正詩。以其因陰混用不分閉口不閉口也。

日人讀我國之音。有吳音漢音之別。吳音指金陵音。漢音指長安音。聽其所讀漢音實與山西西部陝西東部略近。吾人今讀江與陽通。江西人讀江爲龔。發聲時口腔穹窿。與東音相近。陽韻日本漢音讀陽若遙。章讀如宵。張讀如敲。正與山陝人方音相似。此蓋唐人音讀本如此也。

欲明音韻。今音當以廣韻爲主。古韻以詩經爲主。其次則易贊楚辭以及周秦人之韻文。顧亭林初欲明古音以讀詩經。其結果反以詩經明古音。詩卽歌曲。被之管絃。用韻自不能不正。故最爲可據。陳第毛詩攷未分部。顧氏分十部。仍以廣韻之目爲韻標。因廣韻雖係一時之音。尙有酌古準今之功。有今韻合而古韻分者。廣韻亦分之。有今韻分而古韻合者。廣韻亦分之。如支脂之爲一類。唐後不分。而六朝人分之。東冬鍾江爲一類。江韻古音與東冬鍾相同。所以歸爲一類。然冬韻古音。昔人皆認爲與東相近。孔巽軒則以爲冬古音與東鍾大殊。而與侵最近。嚴鐵橋更謂冬卽侵也。不應分爲二類。要之冬侵相近。其說是也。至於取廣韻部目以標古韻。本無不合。亦有人不喜用廣韻部目者。如張成孫說文諧聲譜。以詩中先

出之字建首是也。要知用一字標韻。原不過取其聲勢大概如此。今不用廣韻標目而用他字。其所以爲愈者何在。阮芸臺元不知韻學。以爲張氏之書。一掃千古之障。其實韻目祇取其收聲耳。戴東原深知此理。故聲類表取喉音字標目。如東以翁。陽以央。則頗合音理矣。是故廢廣韻之譜而自立韻標。祇有戴法可取。

戴氏不但明於韻學。且明于音理。欲明韻學。當以詩經之用韻子細比勘。視其今古分合之理。欲明音理。當知分韻雖如此之多。而彼此有銜接關係。古人用韻。並非各部絕不相通。于相通處可悟其銜接。吾人若細以口齒辨之。識其銜接之故。則可悟陰陽對轉之理。夤侈旁通之法矣。對轉之理。戴氏發明之。孔氏完成之。

前之顧氏。後之段氏。皆長于韻學。短於音理。江氏頗知音理。戴氏最深。孔氏繼之。段氏于詩經楚騷周秦漢魏韻文中。發見支脂之三韻。古人分別甚嚴。而仍不識其所以分別之理。晚年詢之江。有得聞其故。死而無憾之言。江雖於音理較深。亦未能闡明其故。蓋音理之微。本非倉卒所能豁然貫通也。如不知音理而妄談韻學。則必如苗仙麓之讀關雎鳩洲仇入廣韻蕭豪韻矣。顧亭林音理不深。但不肯矯揉造作。是以不如苗病之多。如歌麻二字。古人讀麻長音。讀歌短音。當時爭論甚多。顧不能決。此卽不明音理故也。居今日而欲明音韻之學。已入門者。宜求音理。未入門者。先講韻學。韻學之道。一從詩經入手。一從廣韻入手。多識古韻。自能明其分合之故。至求音理。則非下痛切工夫不可。

今人字母之稱。實不通之論也。西域文字以數十字輾轉相拼。連讀二音爲一音。拼書二字爲一字。故有字母之制。我國止有說文部首。可以稱爲字母。唐韻言紐以雙聲疊韻。此以二音譬况一音。與梵書之以十四字母貫一切音者大異。唐末五代時。神珙守溫輩依附華嚴涅槃作三十六字母。至宋沈括鄭樵諸人。始盛道之。然在唐宋以前。反語久已盛行。南北朝人好爲體語。卽以雙聲字相調侃。洛陽伽藍記載李元謙過郭文遠宅。見其門閥華美。乃曰是誰第宅。郭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。元謙曰彼婢雙聲。春風曰傭奴慢罵。元謙服婢之能。蓋雙聲之理從古已具也。今之三十六字母排次亦不整齊。如喉音牙音均可歸喉。半齒彈舌應歸舌頭。故當改爲

前之顧氏。後之段氏。皆長于韻學。短於音理。江氏頗知音理。戴氏最深。孔氏繼之。段氏于詩經楚騷周秦漢魏韻文中。發見支脂之三韻。古人分別甚嚴。而仍不識其所以分別之理。晚年詢之江有誥。有得聞其故死而無憾之言。江雖於音理較深。亦未能闡明其故。蓋音理之微。本非倉卒所能豁然貫通也。如不知音理而妄談韻學。則必如苗仙麓之讀關雎鳩洲仇入廣韻蕭豪韻矣。顧亭林音理不深。但不肯矯揉造作。是以不如苗病之多。如歌麻二字。古人讀麻長音。讀歌短音。當時爭論甚多。顧不能決。此卽不明音理故也。居今日而欲明音韻之學。已入門者。宜求音理。未入門者。先講韻學。韻學之道。一從詩經入手。一從廣韻入手。多識古韻。自能明其分合之故。至求音理。則非下痛切工夫不可。

今人字母之稱。實不通之論也。西域文字以數十字輾轉相拼。連讀二音爲一音。拼書二字爲一字。故有字母之制。我國止有說文部首。可以稱爲字母。唐韻言紐以雙聲疊韻。此以二音譬况一音。與梵書之以十四字母貫一切音者大異。唐末五代時。神珙守溫輩依附華嚴涅槃作三十六字母。至宋沈括鄭樵諸人。始盛道之。然在唐宋以前。反語久已盛行。南北朝人好爲體語。卽以雙聲字相調侃。洛陽伽藍記載李元謙過郭文遠宅。見其門闕華美。乃曰是誰第宅。郭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。元謙曰彼婢雙聲。春風曰傭奴慢罵。元謙服婢之能。蓋雙聲之理從古已具也。今之三十六字母排次亦不整齊。如喉音牙音均可歸喉。半齒彈舌應歸舌頭。故當改爲

喻	匣	曉	影	(深)	(喉)
疑	羣	溪	見	(淺)	(音)
日	來	泥	定	(舌頭)	(舌)
娘	澄	徹	知	(舌上)	(音)
禪	審	牀	穿	(正齒)	(齒)
邪	心	從	清	(齒頭)	(音)
明	並	滂	幫	(重)	(唇)
微	奉	敷	非	(輕)	(音)

疑應讀如體而齊齒呼之。泥應讀你平聲。從音廣東呼之最清。非敷二紐。今人不易分別。江慎修言非發聲宜微開唇縫輕呼之。敷送氣重呼之。使敷音爲奉之清。則二母辨矣。如芳字爲敷紐。敷方切。方字爲非紐。府良切。

徹音惟江浙人呼之最爲分明。粵人讀入明紐。北音讀入喻紐。知徹澄南音往往混入照穿牀。閩人讀知如低。則舌上歸於舌頭矣。錢竹汀言古音無舌頭舌上之分。知徹澄三紐。古音與端透定無異。則閩語尙得古音之遺。又輕脣之字。古讀重脣。非敷奉古讀入幫滂明。直至唐人猶然。錢氏發明此理。引證甚多。廣韻每卷後附類隔更音和切。類隔者謂切語上字與所切之字非同母同位同等也。音和則皆同。錢氏謂類隔之說不可信。今音舌上古音皆舌頭。今音輕脣古音皆重脣也。且不獨知徹澄古讀入端透定。卽娘日二紐。古並歸泥。泥今音讀你之平聲。尼讀入娘母。而古讀則尼與泥無異。仲尼之母禱于尼丘。生而首上圩頂。因名曰丘。字曰仲尼。爾雅釋丘水潦所止泥丘。說文坻反頂受水丘也。从泥省。泥亦聲。漢碑仲尼

有作仲泥者。顏氏家訓言仲尼居三字。三蒼尼旁益丘。可見古音尼泥同讀。娘金陵人讀之似良。混入來紐。而來日古亦讀入泥紐。如戎今讀日紐。古音如農。若古讀女六切。如古讀奴。爾古讀你。詩民勞戎雖小子。箋云戎猶汝也。今江浙濱海之人。尙謂汝爲戎。古人稱人之詞曰乃爾戎若。皆一聲之轉。仍今在日紐。古人讀仍與乃通。爾雅仍孫。漢書惠帝紀內外公孫耳孫。師古曰仍耳聲相近。蓋一號也。仍從乃得聲。則仍耳古皆在泥紐矣。由是言之。知徹澄古歸入端透定。非敷奉微古讀如幫滂並明。娘日並歸泥。是三十六紐減去其九。僅存二十有七耳。陳蘭甫據廣韻切語上字以爲喻照穿牀審五紐俱應分而爲二。因加于莊初神山五紐。而明微則不別。合成四十紐。但齒音加四而脣吻不能盡宣。喻分爲于同爲撮口。紐音

亦無大殊。陳說似未當也。然如江慎修之視若神聖。以爲不可增減。亦嫌未諦。如收聲之紐多濁音。無清音。泥娘來日皆是。然黏本讀泥紐。今讀娘紐而入清音。則多一紐矣。來紐濁音。今有拎字。則爲來紐清音。則又多一紐。聲音之道。本由簡而繁。古人止能發濁音。而今人能發清音。則聲紐自有可增者在。

清濁之分。本不甚難。堅清乾濁。見清健濁。潔清竭濁。檢清儉濁。今人習言之陰陽平。卽平聲之清濁也。上去入亦皆可分清濁。惟黃河流域止能分平聲清濁。上去入多發濁音。故有陰陽上去入之說。大約起于金元之間。南方上去入亦能各分清濁。上聲較難。維浙西人能分別較然。故言音韻者。常有五聲七聲之辨。茲重定聲紐清濁發送收列表于下。

照	娘	徹	來	定	端	羣	見	匣	影
清	濁	清	濁	濁	清	濁	清	濁	清
發聲	收聲	送氣	收聲之餘	送氣	發聲	送氣	發聲	送氣	發聲

穿	日	澄	知	泥	透	疑	溪	喻	曉
清	濁	濁	清	濁	清	濁	清	濁	清
送氣	收聲之餘	送氣	發聲	收聲	送氣	收聲	送氣	收聲	送氣

牀 濁 送 氣
 禪 濁 送 氣
 清 清 送 氣
 心 清 發 聲
 幫 清 發 聲
 並 濁 送 氣
 非 清 發 聲
 奉 濁 送 氣
 審 清 發 聲
 精 清 發 聲
 從 濁 送 氣
 邪 濁 送 氣
 滂 清 送 氣
 明 濁 收 聲
 敷 清 送 氣
 微 濁 收 聲

音呼分等。有開合之分。切韻指掌圖首列爲圖。圖爲宋人所作。世稱司馬
 溫公所撰。似未必是。開合之音。各有洪細。開口洪音爲開口。細音爲齊齒。

合口洪音爲合口。細音爲撮口。可舉例以明之。如見紐見爲齊齒。榦爲開口。觀爲合口。卷爲撮口。音呼應以四等爲則。今之講等韻者。每謂開合各有四等。此則虛列等位。脣吻所不能宣。吾人殊未敢深信也。

古人分韻。初無一定規則。有合撮爲一類。開齊爲一類者。有開齊合撮同歸一類者。亦有開齊分爲兩類者。此在廣韻中可細自求之。古韻歌與羈姑與居同部。今韻歌支模魚各爲一韻。論古韻昔人意見各有不同。段懋堂以爲真與諄侯與幽均宜異部。戴東原則以爲可不分。實則分之固善。合之亦無不可。侯幽二韻。詩經本不同用。真諄之應分合。一時亦難論定。蓋以開齊合撮分韻。古人亦未對若畫一也。

孫愐撰唐韻。已在天寶之末。其先唐玄宗自作韻英。分四百餘韻。頒行學

官。後其書不傳。唐人據韻英而言者。亦甚少。大概嚴格分別。或須四百餘韻。或竟不止此數。據音理而論。確宜如此。今廣韻分二百六韻。多有不合音理者。然韻書部居分合之故。作者未能詳言。吾人亦不能專以分等之說細爲推求。其次要則不可不知。

四聲之說起于齊梁。而雙聲疊韻由來已久。至反切始于何時。載籍皆無確證。古人有讀如讀若之例。卽直音也。直音之道。有時而窮。蓋九州風土剛柔有殊。輕重清濁。發音不齊。更有字止一音。別無他讀。非由面授。莫能矢口。於是反切之法應運而起。顏氏家訓以爲反語始於孫叔然。作爾雅音義。說殊未諦。蓋漢書音義已載服虔應劭反切。不過釋經用反語。或始于叔然耳。反語之行。大約去孫不遠。家訓言漢末人獨知反語。魏世大行。

高貴鄉公不解反語。以爲怪異。王肅周易音據經典釋文所錄用反語者十餘條。肅與孫炎說經互相攻駁。假令叔然首創反語。肅肯承用之乎。服應與鄭康成同時。應行輩略後。康成注經止用讀若之例。則反語尙未大行。顧亭林謂經傳中早有反語。如不律爲筆。蔽膝爲鞞。終葵爲椎。蒺藜爲茨。然此可謂反語之萌芽。不可謂其時已有反切之法。否則許氏撰說文。何不采用之乎。說文成于漢安帝時。服應在靈帝時。去許已六七十年。此六七十年中。不知何人首創反語。可謂一大發明。今說文所錄九千餘字。吾人得以盡識。無非賴反切之流傳耳。

遠西文字表韻常用喉音。我國則不然。因當時剗造之人未立一定規律。所以反切第一字隨意用之。今欲明反切之道。須知上一字當與所切之

字同紐。卽所謂雙聲也。下一字當與所切之字同韻。卽所謂疊韻也。定清濁在上一字。分等呼在下一字。如東德紅切。東德雙聲。東紅疊韻。東德均爲清音。東紅均爲合口呼。學者能于三十六字紐發聲不誤。開齊合撮分別較然。則于音韻之道思過半矣。

學者有志治經。不可不明故訓。則爾雅尙已。爾雅一書。漢志入孝經類。今入小學類。張晏曰。爾近也。雅正也。論語子所雅言。孔安國亦訓雅言爲正言。爾雅者。釐正故訓。綱維羣籍之書也。昔人謂爲周公所作。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著爾雅一篇。今俗所傳三篇。或言仲尼所增。或言子夏所益。或言叔孫通所補。或言沛郡梁文所考。朱文公不信爾雅。以爲後人掇拾諸家傳注而成。但爾雅之名見于大戴禮小辯篇。魯哀欲學小辯。孔子曰

小辯破言。小言破義。爾雅以觀于古。足以辯言矣。夫弈固十棋之變。由不可既也。而况天下之言乎。（哀公所欲學之小辯。恐卽後來堅白同異之類。哀公與墨子相接。墨子經說卽堅白同異之濫觴。莊子駢拇篇。駢於辯者。纍瓦結繩。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。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。而楊墨是已。是楊朱亦持小辯。楊墨去魯哀不及百年。則春秋之末已有存雄無術之風。殆與晉人之好清談無異。）張揖又言叔孫通撰置禮記言不違古。則叔孫通自深於雅訓。趙邠卿孟子題辭言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。可見爾雅一書在漢初早已傳布。朱文公謂爲掇拾傳注而成。則試問魯哀公時已有傳注否乎。伏生在文帝時始作尙書大傳。大傳亦非訓詁之書。詩齊魯韓三家。初祇魯詩有申公訓

故申公與楚元王同受詩于浮丘伯。是與叔孫通同時之人。張揖既稱叔孫通補益爾雅。則掇拾之說何由成立哉。

謂爾雅成書之後代有增益。其義尙允。此如醫家方書。葛洪撰肘後方。陶宏景廣之爲百一方。又如蕭何定律。本於法經。陳羣言李悝作法經六篇。蕭何定加三篇。假令漢律而在。其科條名例。學者初不能辯其孰爲悝作。孰爲蕭益。又如九章算術。周公所制。今所見者爲張蒼所刪補。人亦孰從而分別此爲原文。彼爲後出乎。讀爾雅者當作如是觀。

爾雅中詮詁詩經者。容有後人增補。卽如鬱陶喜也。乃釋孟子。卷施拔心不死。則見於離騷。又如釋地釋山釋丘釋水諸篇多雜後人之文。釋地中九州與禹貢所記不同。其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。二語或爲周

公故訓耳。

以爾雅釋經。最是詩書。毛傳用爾雅者十得七八。漢志言尙書古文讀應爾雅。則解詁尙書亦非用爾雅不可。然毛傳有與爾雅立異處。如履帝武敏。武迹也。敏拇也。三家詩多從爾雅。毛則訓敏爲疾。意謂敏訓拇。則必改爲履帝敏武。於義方順。又如籒條戚施。爾雅以籒條爲口柔。戚施爲面柔。夸毗爲體柔。毛傳則謂籒條不能俯者。戚施不能仰者。此據晉語籒條不可使俯。戚施不可使仰。爲訓。義本不同。未可強合。而鄭箋則曰籒條口柔。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。故不能俯也。戚施面柔。下人以色。故不能仰也。強爲傳合。遂致兩傷。經義述聞云。豈有衛宣一人而兼此二疾者乎。然王氏父子亦未多見病人。固有鷄胸龜背之人。既不能俯。亦不能仰者。謂爲身

兼二疾。亦不無可。毛傳又有改爾雅而義反弗如者。如爾雅式微式微微乎微者也。毛訓式爲用。用微於義難通。又爾雅豈弟發也。載驅齊子豈弟。毛訓樂易。則與前章齊子發夕不相應矣。

古文尙書讀應爾雅。自史遷馬鄭以及僞孔俱依爾雅作訓。或以爲依爾雅釋尙書。當可諒然理解。而至今仍不可解者。何也。此以爾雅一字數訓。解者拘泥一訓。遂致扞格難通也。如康有五訓。安也。虛也。苛也。盡也。又五達謂之康。詩賓之初筵酌彼康爵。鄭箋云。康虛也。書無逸文王卑服。卽康功田功。僞孔訓爲安人之功。不知此康字當取五達之訓。康功田功卽路功田功也。西伯戡黎。故天棄我不與康食。僞孔訓爲不有安食於天下。義雖可通。而一人不能安食。亦不至爲天所棄。如解爲糟糠之糠。則於義

較長。故依爾雅解尙書當可十得七八。要在引用得當耳。然世之依爾雅作訓者。多取釋詁釋言釋訓三篇。其餘十六篇不甚置意。遂致五達之康一訓。熟視無睹。迂回難通。職是故耳。

經義述聞春秋名字解詁鄭公孫僑字子產。既舉爾雅釋樂之訓。大管謂之箛。大籥謂之產。復言僑與產皆長大之意。實則僑借爲箛而已。離騷吾令蹇修以爲理。理卽行理之理。使也。蹇修王逸以爲伏羲氏之臣。然漢書古今人表中無蹇修之名。此殆王逸臆度之言。按爾雅釋樂徒鼓鐘謂之修。徒鼓磬謂之蹇。以蹇修爲理者。彼此不能相見。乃以鐘鼓致意。耳。司馬相如以琴心挑之。卽此意也。是知爾雅所釋者廣。故書雅訓悉具。于是學者欲明訓詁。不能不以爾雅爲宗。爾雅所不具者。有方言廣雅諸書。足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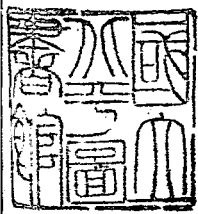
補闕。方言成於西漢。故訓尙多。廣雅三國時人所作。多後起之訓。不足以釋經。詩商頌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。毛傳以球爲玉。以共爲法。深合古訓。經義述聞以爲解球爲玉與共殊義。應依廣雅作訓。拱球法也。改字解經。尊信廣雅太過矣。要知訓詁之道。須謹守家法。亦應兼顧事實。按呂氏春秋夏之將亡。太史終古抱其圖法奔商。湯之所受小共大共。卽夏太史終古所抱之圖法也。書序湯伐三脛。俘厥寶玉。誼伯仲伯作典寶。卽湯所受之大球小球也。古人視玉最重。玉者所以班瑞於羣后。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。以等邦國。王執鎮圭。公執桓圭。侯執信圭。伯執躬圭。子執穀璧。男執蒲璧。一如後世之璽印。所以別天子諸侯之等級也。湯受法受玉。而後可以發施政令。爲下國綴旒。依廣雅作訓。於義未安。

宋人釋經。不信爾雅。豈知古書訓詁不可逞臆妄造。此如迂譯西土文字。必依據原文。不差累黍。遇有未瑩。則必勤檢辭書。求其詳審。若鑿空懸解。望文生訓。鮮不爲通人所笑。爾雅繩繩戒也。詩螽斯宜爾子孫繩繩兮。毛傳繩繩戒慎也。朱文公以爲繩有繼續之義。卽解爲不絕貌。爾雅緝熙光也。毛傳緝熙光明也。（緝熙詩經凡四見）朱以緝爲緝纜之緝。因解爲繼續也。按敬之篇學有緝熙于光明者。卽言光明更光明。于與乎通。與微乎微之語意相同。又書盤庚今汝懲懲。說文懲距善自用之意也。馬鄭王肅所解略同。蔡沈乃解爲聒聒多言。實則古訓並無多言之意。是故吾人釋經應有一定規則。解詁字義先求爾雅方言有無此訓。一如引律斷獄。不能於刑律之外強科人罪。故說經而不守雅訓。鑿空懸解。謂之門外漢。

古人訓詁之書自爾雅而下。方言說文廣雅以及毛傳。漢儒訓詁。可稱完備。而今之講漢學者。時復不滿舊注。爭欲補苴罅漏。則以一字數訓。昔人運用尙有遺憾之故。此如士卒精良。而運籌者或千慮一失。後起之人。苟能調遣得法。即可制勝。又如用藥。藥性溫涼。悉載本草。用藥者不能越本草之外。其成功與否。全視運用如何而已。

訓詁之學。善用之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。壁壘一新。不善用之。如逢蒙學射。盡羿之道。於是殺羿。總之詮釋舊文。不宜離已有之訓詁。而臆造新解。至運用之方。全在於我。清儒之能昌明漢學。卓越前代者。不外乎此。

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



0001

